

但丁·阿利吉耶里探案系列故事

I DELITTI DEL MOSAICO

马赛克镶嵌壁画案

Un Indagine di Dante Alighieri

[意]朱利欧·莱奥尼 著
罗妙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1128

Giulio Leoni
I DELITTI DEL MOSAICO
Un Indagine di Dante Alighieri

Copyright © 2004 by Giulio Leoni
This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Piergiorgio Nicolazzini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Vantage Copyright Agency of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赛克镶嵌壁画案/(意)莱奥尼著;罗妙红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7-02-006657-5

I. 马… II. ①莱…②罗… III. 长篇小说—意
大利—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2868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特约策划:孙 媚
装帧设计:董红红

马赛克镶嵌壁画案

Ma Sai Ke Xiang Qian Bi Hua An

[意]朱利欧·莱奥尼 著
罗妙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0.25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6657-5

定价:23.00 元

人物列表

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全名为杜朗丁·德里·阿利吉耶里(Durante degli Alighieri),意大利中世纪过渡到文艺复兴初期的伟大诗人。著有《神曲》《飨宴》《新生》《帝制论》《俗语论》等作品。他的一生与佛罗伦萨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紧密相连。一三〇〇年六月起成为佛罗伦萨城邦共和国六名执政官之一,任期两个月。他反对教皇干涉世俗政治。

小说中第三重天的成员

安东尼奥·达·贝雷多拉(Antonio da Peretola):法学家兼公证员,研究世俗律法和宗教教义

奥古斯蒂诺·迪·梅尼柯(Augustino di Menico):自然哲学家,精通炼丹术和古语

布鲁诺·阿曼纳蒂(Bruno Ammannati):圣方济各教派成员,神学家

契柯·达斯科里(Cecco d'Ascoli):星相学家,原名弗朗西斯科·斯达比利(Francesco Stabili)

雅各布·多里迪(Iacopo Torriti):建筑师,几何学家和数学家

德奥菲洛·斯普洛维里(Teofilo Sprovieri):药剂师

维涅洛·马林(Veniero Marin):航海家,曾担任威尼斯某舰艇的舰长

其他人物

安迪丽雅(Antilia):小说中身世神秘的舞女

安布洛乔(Ambrogio):小说中第一个受害者,镶嵌画家,建筑师行会成员

巴尔多(Baldo):前十字军士兵,佛罗伦萨市郊一家名为“通往耶路撒冷之路”酒馆的老板

贾内托(Giannetto):乞丐

红衣主教马特奥·达·阿夸斯帕达(Matteo d'Acquasparta):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派驻佛罗伦萨的特使

诺佛·德伊(Noffo Dei):多明我会教士,宗教裁判庭裁判员,卜尼法斯的爪牙之一

贝雅特丽齐(Beatrice):但丁的梦中情人,他自九岁那年邂逅同龄的贝雅特丽齐后便情不自禁地爱上她,为她写了很多情诗。贝雅特丽齐后来嫁给了佛罗伦萨一位银行家,但是,她很年轻便去世了,死时年仅二十五岁

此外,在该小说中,传说曼弗雷德国王有个遗腹女,也叫贝雅特丽齐(Beatrice)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cio VIII):世俗原名本尼托·加塔尼(Benedetto Caetani),一二九四年至一三〇三年间担任教皇,期间,他肆意干涉世俗政治,出卖圣职,扩张教会势力,觊觎佛罗伦萨等城邦国。但丁在《神曲》中将他放在地狱的第八层

契科·安焦利埃里(Cecco Angiolieri):二流诗人,曾是但丁的朋友

圭多·卡瓦尔康蒂(Guido Cavalcanti):诗人,但丁的朋友和良师,约生于一二五五年,一三〇〇年六月被流放,同年八月去世

序幕

埃科里的圣乔万尼城，一二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黎明

一声呼啸掠过天空，似乎沙漠中所有的蛇都从黄沙中探出了头。被射出的巨石闪着火光，在曙光乍现的天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在到达顶点之处的那一刻，却静止不动。在这漫长的瞬间之后，它继续前进，随着一声轰鸣，击中了大门上的塔楼。成堆的石头与砖块的裂片随之腾空而起，噼哩啪啦地散落了一地。城墙颤抖起来，它的地基也在撞击中晃动起来。

塔楼的外隅，整整有两层的楼面被掀开。慢慢地，它开始倾斜，带着楼板的檩条向下滑落。楼上的人纷纷跌落到在他们脚下裂开大口

的深渊中。他们发出的阵阵尖叫声甚至一度超过了楼层倒塌的巨响。就这样，整栋建筑的顶部坍塌在围墙上。大门的旁边出现了一个缺口。沙土形成的一团巨大烟雾升腾而起，令废墟残存的部分变得模糊起来；与此同时，第二颗巨石在令人心悸的呼啸声中落在那尘土飞扬的废墟中。

这一次，巨石的到来并没有引发巨大的轰鸣，只在落入瓦砾堆中的那一刻发出了一声闷响。它所攻击的目标部位只剩下空荡荡的一片和第一波攻击造成的断壁残垣。

大门的另一侧，几十米开外的一个瞭望塔也在撞击中晃动起来，似乎已岌岌可危。

“他们又使用了那鬼玩意，兄弟。”屋里面两名男子中的一名说道。他费劲地从地上爬起来，奔向瞭望口察看工事受破坏的情况。“城墙支撑不了多久了。”

另一名男子坐在一张书桌前，正在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他抓住了那张厚重的橡木书桌的边缘，侥幸没有在震动中倒下。他下意识地抖掉散落在衣服上的石灰碎片，同时，迅速扫了一眼墙上的裂缝。不过，那只是片刻的分神，很快地，他又俯身专注于面前的纸张。他用手揉了揉双眼，以驱赶一夜未眠的疲惫，然后又在纸上添加了几个字。当他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目光中满是绝望。

“报告写完了，但是如果到不了他的手中，也是徒劳。”他喃喃说道，“我们输了。全完了，一切都完了！”

“不！”同伴叫喊着，抓住了他的肩部，摇晃着，“不，我们没有全盘皆输！”然后，他突然停了下来，似乎后悔这一举动。“我们是输了，但是还

有一线希望，”他激动地说，“有一艘船，停在下面的港口那儿。如果善堂骑士团的修士们还能够在码头再坚持一个钟头，等海水涨起来的时候……”

“幸运之星并不眷顾我们，兄弟。不过，或许你是对的，咱们再碰碰运气吧！”坐在桌旁的男子指着放在地板上的一个用铰链加固过的匣子回答道。匣子敞开着。他在同伴的帮助下，把写好的东西放进匣子里，合上盖子，再用一条皮带将它捆绑结实。

桌上放着一把插在剑鞘中的剑。有着十字形的剑柄。他拿起剑，正想把它别在腰带中，又马上改变了主意。他提着剑，快速走向门口。另一个人跟着他，手里紧抱着那个匣子。

一出门口，他们就陷入喧嚣而激烈的打斗中，伴随着撒拉逊人进攻的雷动鼓声。他们在攻打尚处于基督教徒控制下的最后一道屏障：埃科里堡垒。两人沿着城墙上一段有城垛的狭窄小道奔跑了一会。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在那沙土质的大山谷中，进攻方正在往两架大型弩炮里塞上填充物。几十名被苏丹的贴身侍卫宦官的鞭子抽打出血的男子正奋力推动着那两架犹如高塔的机器，企图再次进攻。

较年长的那名男子停住脚步，凝视着这一场景。片刻之后，他说：“他们想攻打港口。快！”整座城池陷入了一片混乱中：尖叫声、呵斥声与诅咒声交织在一起，几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正奔向缺口处支援。在另一个方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正惊慌失措地四处逃窜。他们被背负在身上的包袱和家什压弯了腰，寻找着已不可能的生机。

此时，他们两人穿过了堡垒所在的斜坡，消失在居民区那迷宫一般的街巷中。他们飞快地跑着，在惊恐万分地涌向岸边的人群中左冲右

突，终于隐约看见了斜坡下面、在一道尚未倒塌的城墙保护下的港口。正如他们所希望的，那里停靠着一艘船。那是艘黑色的中世纪两桅帆桨战船。船身倾向右舷，由于潮水尚浅，船的龙骨仍嵌在沙滩中。一个红色的十字架挂在桅杆上卷起的船帆上，若隐若现。船尾，一面印有一个白色骷髅头的黑旗在风中飞舞，噼啪作响。甲板上传来一片乱哄哄的喧嚣声。船上，全副武装的水手们正挥舞着船桨，奋力驱赶在绝望中试图登船的逃难人群。

他们双双跳入浅水中，在逃难的人群中奋力挤出一条路，甚至踩到了那些跌倒在浊水中的人的身体。两人好不容易才来到船边——恰好位于船头雕饰的下方。伴随着恐吓和威胁的呵斥，一根长矛的尖部差点戳中他们的头部。

“我们不想上船，可你们得带上这个，看在上帝的分上！”年长者喊道。年轻的那位则竭尽全力把匣子顶过头部。在船头艏楼的一角，有一群衣着华美的逃亡者，无动于衷地看着这可怕的场面。

听到那一声叫喊，他们当中的一人转过身来。他离开紧紧拽住他手臂的女子，径直走近船舷，然后，他探身下去，从年轻人手里接过了匣子。“我该拿它怎么办？”他问。“到圣殿去，到那去！”年长者一边回答，一边指着船尾那面旗帜。

“里面装着什么？”那名贵族似乎还想接着说什么，然而，他的声音被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淹没了。在一阵吱吱嘎嘎声中，两桅帆桨战舰的船体晃动起来，正在上涨的潮水将它缓缓向上抬升。随后，船又再次触及河底，使得每个连接点都吱呀作响。就在那一瞬间，蛇的呼啸声再次响起。巨石落入水中，随着哗啦啦一阵巨响，在船舷附近激起巨大的

泥水柱。在冲击力的作用下,波浪淹没了几十名逃难者,人们发出阵阵恐惧的尖叫。与此同时,同样是在冲击力的作用下,船的龙骨再次从泥沙中挪动开来。

年轻人从水中探出头,大口地喘着粗气。他心急如焚地寻找着同伴,然而,在四周不断挣扎的人群中,早已不见了同伴的踪影。

“里面装着什么?”船上的那名贵族再次高声问道。他的旁边,水手们已挥动船桨,船渐渐驶向外海。

“真理!”年轻人话音刚落,又一声呼啸从他头顶上空掠过。

佛罗伦萨，一三〇〇年六月十五日，夜半时分

他那细密的字体已填满了好几张纸，书桌上的蜡烛也越燃越短。从他落笔开始写这份报告到现在，应该已过去好几个钟头了。他停了下来，重新读了一遍已写好的部分。

他觉得疲惫不堪，偏头痛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的太阳穴，令他毫无睡意。

“不错，就是这样！相反的假设能够推翻错误的推理和事实。”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用手揉了揉额头。

桌上有一个坛子和两只杯子。他将坛中的水倒入一只杯子中，直

到水从杯口溢出，流向地面，形成一注细流，在砖块铺成的地板上流动。水流绕过那不规则的砖块，渗入到地板上的一条裂缝里。

“向下流，一定是向下流。”他高声说道。他觉得眼前似乎有个身影正点头表示赞同。

外面一阵声响打断了夜晚那完美的寂静，有沉重的脚步声，且那声音越来越近，还伴随着金属撞击的响声，就像是有人在晃动楼板或是在舞刀弄剑。他将手伸向贴身衣服的口袋，那里有一把他随身携带的匕首。

携带兵器的人出现在他门外，而且是在深夜这么晚的时间里。晚间熄灯实行宵禁的钟声响过多久了？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些晕头转向。

他搜寻着可以让他重新找回时间感的迹象，然而，透过狭小的窗户向外望去，外面的天空依然漆黑一片，丝毫没有黎明的影子。他悄无声息地站起来，吹灭蜡烛，躲到门后。屏住呼吸，竖起耳朵，他倾听着每一个细小的动静。

门外，金属碰撞的叮当声仍在传来，就好像一些士兵正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什么。但丁抓住匕首的手柄。此时，他听到了两声低沉的敲门声，接着，一个粗犷的声音在呼唤着他的名字。

“但丁阁下？”但丁动了动嘴唇，犹豫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圣皮耶罗修道院作为执政官府邸，应该有警卫巡逻，特别是晚上。他就任执政官职位的授职仪式刚刚结束，难道那些混蛋就想捣乱？

“但丁阁下，您在里面吗？请您开门。”

他不能再犹豫了，或许，他们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来向他这位执政官求助的。他迅速戴上有着长纱巾的执政官官帽，将刻有象征佛罗伦萨

的百合花图案的印章戒指套到食指上，又仔细抚平了仿古罗马风格的长袍上的皱褶，然后才拉开门的插销。

“你想干什么？混帐！”他语气尖锐地问道。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壮实矮小的男子，身上穿着一件过膝的铁甲衣。铁甲衣的上面，他没有穿常见的印有百合花徽章的战袍，而是加穿了一件盔甲。盔甲由多片金属板做成，金属板之间是靠皮绳连接在一起的。这男子的头藏在一个战盔下面，头盔呈柱形，一如当时流行的十字军头盔的式样。他的肩上挎着一把带鞘的剑，腰带上还赫然别着两把短剑。

“宵禁熄灯之后禁止在城里转悠，只有强盗和扒手敢违反禁令，而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上绞刑架……我希望你已好好地考虑过后果。”诗人用威胁的口吻接着说。

那人无言以对。虽然身着戎装，但他看起来不像个危险人物。即便如此，和他说话的时候，但丁的双眼仍一刻也没有离开对方的双手。此人一只手提着一盏油灯，另一只手则空空的垂放在腰侧。要击倒他并不难，头盔边缘与身上的盔甲之间有一道拇指宽的缝隙；此外，从头盔中露出一部分脸，即便难以触及，仍然提供了一个足以致命的突破口，如果一刀刺中其眼睛的话。

“我是警长，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我的公事，也是为了您的公事。他们刚刚选您当执政官，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都得听您的吩咐。”来人的语气中透出某种抱怨，同时，他竭力挺直了那敦实的身躯。

但丁身体前倾，仔细端详对方藏在头盔中的脸部轮廓。从那十字形的开口中，隐约可见一个高高隆起的大鼻子和两只像老鼠一样挤得

很近的小眼睛。

现在，但丁认出他来了，的确是警长，市政厅警卫部队的头，一帮土匪的头。

他松开紧握着匕首的手。“是什么魔法让我们的公事联系到了一起呢？”

“在圣犹大教堂，新城墙那边……发生了一桩命案。”面对执政官，来人似乎犹豫不决，“一桩……或许需要市政厅权威人物介入的命案。”他结结巴巴地说。

“谁被杀了？”

警长没有回答，他在费劲地试图解开头盔的系带。最后，他终于将那笨重的头盔从头上取了下来，大汗淋漓的样子。“我们还不清楚。可是，最好您能亲眼看看，您能去吗？”

“先告诉我事情的来龙去脉。”

“好，有某种……某种超自然的，诡异的东西……”

但丁开始不耐烦起来。“让我来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诡异之事，就像我们的先人说的，如果我们一无所知，一切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令人惊奇的。”他拍了拍警长的肩膀，“你自然不是最适合辨别什么是符合自然规律发生的，什么则截然相反；只有对事实认真研究，对是非了如指掌，博学者才能区分什么是司空见惯的事，什么是奇特诡异之事——两者之间存在天壤之别，你应该这样想。”

“是的……我明白。”对方低声回答。

“好吧，告诉我事实，而不是你所认为的。”

警长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一个男人，死了，在圣犹大教堂里。

被杀死了……我想。”

“你为何需要市政厅的最高权威介入此事呢？难道稽查罪案不是你的职责？”

“是的，当然……可是……反正，我觉得，您最好亲眼看一下，求求您了。”

这最后的请求似乎让他付出不小的代价。但丁瞪着他，那薄薄的嘴唇因愤怒而变了形。

“不是用眼睛看的，警长，而是用大脑！你需要的是我的大脑。你就像其他的盲人一样！你找我找对人了……你真该谢谢圣乔万尼·巴蒂斯塔——我们所有人的守护神，是他让我当执政官的——如果情况像你所说的那样严重的话。”

“那您去喽？”来人又问，他的语调再次暴露了他的焦躁不安。“这儿有水，地上。”他指了指地板，接着说。

但丁没有马上作答，而是陷入了自己的沉思中。他将目光投向在天窗中露出的夜空，看着那些真实的星星和它们被画在屋内蓝色穹顶壁画上的图像。这真是他成为执政官的一种奇怪的开始方式。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令他倍感不安。

但丁回过神来，猛然抬起头，取过他此前放在屉柜上的镀金权杖。“我们走！”他命令道，领先跨过了门槛。

他们走过拱廊，通往各个房间的门一溜儿排开。但丁在想，其他五名执政官，他们那软弱愚笨的大脑必定还沉浸在浑浊的睡梦中，那梦里可能充斥着纵欲和暴饮暴食的幽灵。他停了下来，拉住警长的手：“什么原因促使你来找我？”

对方清了清嗓子，似乎有些尴尬：“因为，因为人们说您比任何人都
有学问。您是诗人，不是吗？您写了一部作品。”

“那我，一名诗人，能帮你什么呢？”

“在那死亡中有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

但丁闻言决定不再发火，面对那样一个蠢人他又能说什么呢？

“他们说，执政官当中，您最适合……”警长继续说。

“适合干什么？”

“适合……适合追查神秘的事情。”警长用一种特别的语调吐出这
几个字，里面夹杂着崇拜和怀疑。在此人简单的头脑里，神秘的事情是
罪行的前厅，诗人想，或许，此人把他也看作一个潜在的罪犯。看来等
执政官任期一到，他就得开始提防此人。不过现在看来，此人确实需要
他的帮助。可不是吗？只见警长一边烦躁地搓着双手，一边有节奏地
将身体的重量从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

于是但丁举步继续走起来，警长默默地跟上他。

他们首先穿越那土质路面的大广场，一轮圆月的光辉洒落在广场
上，地面上堆满了乌贝尔蒂家族房屋的断壁残垣——它们是吉柏林派
在贝内文托惨遭兵败之后被破坏的。该战役之后的三十多年里，这座
废墟便成了这座城市建造新建筑的采石场。老桥上油灯的微弱光亮为
这一大片黑暗带来了些许光芒。借着灯光，可以隐约看见矗立在前方
的乌贝尔蒂家族的领袖法里纳塔家残存的塔楼侧面扶垛。

这些建筑残存的部分就像一颗颗从地上冒出来的残缺不全的巨大
牙齿。在道路规划师的设计图中，那片混乱的、几被夷为平地的建筑物

所在地将成为城市真正的中心。从那往前，隐约可见将成为市政厅新大楼的建筑那庞大的黑色身躯。工程已接近尾声，高大的塔楼赫然可见。一个睡梦中的巨人，犹如被宙斯的闪电击中的泰坦，正伸出一只手抓向天空。无人知道那围墙里堆砌了多少块沾染了吉柏林派鲜血的石头。

巴别塔不也是以同样的荣耀而建造的吗？整座城市陷入了一种狂热之中。破坏和建设。打败高高在上者，然后用一种新的不可一世的傲慢来替代他，与此同时，妒恨已如同毒蛇一般在人们心中悄然萌生。

但丁转向警长：“你说的是圣犹大教堂？……它可不是在第一圈城墙之内的一座堂区教堂，而是在城墙之外啊。”如果他没有记错，这座教堂非常远，建在城门之外通往罗马的大道上。“许多年前，它是一座属于奥古斯丁隐修教派的修道院。在圣十字教堂，在关于方济各会修士的一堂课上，有人提到过它……”关于那些求学日子的甜美回忆在一刹那那间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我原以为它已经被遗弃了。”他总结道。

“它是被遗弃了，确切地说，它曾经被遗弃过。奥古斯丁隐修会的人多年前弃之不顾，从那以后它就日趋破败，直到红衣主教会议决定重新修复它。我听说，它将成为佛罗伦萨大学的所在地。”

“一所大学？”

“对……正是。”

“可佛罗伦萨没有大学。”诗人疑惑地说。

警长耸耸肩，“反正，他们想在那里建一所大学。您请，咱们乘我的马车去。”

靠近染布商人云集的廷多里路街角，停着一辆结实的四轮马车。

他们俩登上前方的位子，座位上方覆盖着用麻布织成的篷布，随从的警卫们则坐到后头。待在那帐篷里，诗人觉得又闷又热，不过，至少，他可以不必与警卫们胳膊肘紧挨着胳膊肘地挤在一起。

马车沿着石头砌成的路面轰隆隆地跑了起来。拉车的马对这不寻常的夜间赶路似乎也不太乐意，不断地发生偏离方向的错误。马车在青条石地面上颠簸前进，绑在马上方的皮缰绳也无法减轻那阵阵颠簸。

在那跌宕起伏的晃动的折磨下，但丁的偏头痛加剧了。他从身旁的车窗望出去，只看见冷峻的旧城墙朝后掠倒。随后马车拐向阿尔诺河，奔向欢乐三女神之桥。在这里，他们被看守出入行人的区域警卫拦住。借着火把的光亮，警卫们认出了警长。在警长的命令下，他们撤去了拦住拱门的链条。

马车渐渐驶离了市中心。阿尔诺河的对岸，空气似乎越发稠密，人工铺设的路面突然消失了，车轮开始行驶在被踩平的土路上，发出沙沙的响声。先前有着石砌围墙的建筑物也被成片破破烂烂的木屋所代替。这些房屋位于通往罗马的路边，就像一大群衣衫褴褛的乞丐，只有不时出现的一两座小教堂那较为高大的身影，以及开阔的田野和葡萄园才能打破这着实令人乏味的风景。老桥的灯光早已成为回忆，四处漆黑一片，只有微弱的月光才带来了些许光亮。

他们在黑暗中前进着。但丁觉得某种东西似乎出现在他们身边。它危险、令人窒息，如同那层覆盖在葱茏的草地上方的浓厚的黄色烟雾，当他们越来越接近郊区的时候，它似乎溜到马车旁边，幻化成形。那是罪恶，一种外来的罪恶，它先在城市的四周不断变得稠密起来，然